

用月光打磨紫砂的名字

冯金彦

1

我在不在,紫砂都在。
如如星空的紫砂作品中,即便是相同的矿石,明朝与清朝也使用了不同的剪裁方式,无论紫砂穿的时间多么久,我们都能一一找出来。

风读不懂这些,在精美的紫砂间跑来跑去。如果,风跑得慢一些,月光之下,我们可以听到紫砂在喀左行走的声音,在人间行走的声音。紫砂的行走是柔软的,宛如一袭白衣的女子从雨巷走过。雨是好雨,此刻夜雨敲门,这样的雨一定是紫砂的好邻居。

2

紫砂7000岁了。
7000岁依旧从容淡定,7000岁的紫砂依旧在朝阳10万年历史的舞台上,独唱与合唱。朝阳历史斑驳,10万年的岁月足以磨砺掉今人和古人之间血脉上的联系。站在朝阳,站在空旷岁月,站在空旷的遗址之上,从四边的田野,我们已经找不到前人人生命的气息,摸不到他们的体温。只是陆陆续续出土的文物,证明他们确实在这个世界生过,在这里活过。这些文物是前人留在朝阳大地的签名,是他们给这个世界的情书,是镌刻在岁月断壁的背影。

紫砂是其中的一个字。
一个漂亮的字。
是魏碑,是小篆,是楷体,我们不需要去考证,反正,它刻在喀左人的心上,刻在朝阳人的心上。在历史的大街上与紫砂碰面,才知道所有的紫砂都在这里长住。
即便不望明月,紫砂亦思故乡。

3

紫砂以矿石为原料,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紫砂因此独特,因此高贵。
紫砂的色彩是生命原本的色彩,紫色、红色、黄色、浅紫色、绿色、黑色……紫砂的色彩是从石的衣袋里掏出来的,是灵魂的色彩。
从矿石到紫砂,是一条寂寞的路,斑驳的路。
开采后的矿石,需要风化6个月,用阳光用风雨,用人间所有的疼与痛使矿石破碎。破碎是一个过程,也是一次涅槃。破碎之后,还要用60目筛子细细筛过,胚泥在封闭的条件下陈腐3个月。这些磨砺仅仅是一个开始,只是矿石从山野之间走出来,只是矿石和泥土站在一个起点上,此刻之后,矿石换上泥土的外衣。
然后,它继续去经历与体会,从泥土到紫砂的疼痛。所有的工序,矿石一一走过,最后走向火光。
很多生命在火光中死去。紫砂却在火光中重生。对于紫砂,死亡不是死了一次,又亡了一次。

面向朝阳,紫砂春暖花开。

4

大凌河是一首抒情诗。
见证世界上第一朵花,见证世界上第一只鸟儿飞起,大凌河更专注地倾听着紫砂的脚步,7000年,紫砂的脚步声被大凌河折叠在一朵浪花里。每一件紫砂都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爱情。每一件紫砂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无论登船还是上车,走多远也不会忘记喀左。仿佛是无意之间,紫砂就把喀左和历史缝在了一起,把喀左和世界缝在了一起。
窑址是一个信封。
掉在地上的花是一个错字,残破的紫砂碎片是一个错字。

普通的紫砂,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对历史的认知,还是对世界的认知,都是有限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泥土与岁月深处,还有多少故事等待着我们,像7000年的紫砂一样等待我们,生生死死,明明灭灭。
紫砂很小,世界很大。
世界很大,我们很小。
一个人的明亮与灿烂,与紫砂相比,只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的光亮,我们一个人的光明照亮不了人间,也照亮不了远方。远方在远方之外,希望在希望之外。更多的时候,希望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的东西,它给予我们的温暖,并不比紫砂更多。

于是,人的痛苦只是小痛苦。
紫砂的寂寞是大寂寞。

5

火光之下,几代人在努力。
作坊之内,几代人在努力。
窑火不灭,7000年之后,紫砂还在喀左行走。

在喀左,每一个紫砂的制作者和工匠都有故事,他们揣着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
生活对于他们,不只是简单的生存,而是拥有创作的快乐。一个人,没有了功利,就致远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工业文明的车轮碾过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灯光点亮灵魂,道路放飞梦想,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的快乐。我们不用亲手一砖一瓦盖房子,就失去了鸟儿一样筑窝的快乐。我们不用亲自缝制衣服,就失去了临行密密缝的快乐。

紫砂的美好,在于让人们把诗与远方缝补在一起,把生活与理想缝补在一起。因而,紫砂匠人宁静,紫砂对于他们只是紫砂,是他们生活具体与细小的一部分。

6

我是一个空杯子。
与7000年的紫砂相比,我单薄的生命只是一个空杯子,寻找一个角度只是为了让月光倒满。如果,不能承载一座城的温暖,如果不能承载紫砂文化的厚重,一个空杯子对于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对于我,也没有意义。
我用紫砂给自己斑斑驳驳的灵魂,打上几个补丁。

父亲坐在村口

张淑清

风一来,叶子就一片一片落下。父亲盯着这一只一只蝴蝶,在半空舞蹈,心疼了一会儿。他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在孤独地飘着。人与叶子有什么区别?父亲叹了口气,大雁在前几天就已经飞走,飞往南方了。父亲一辈子没走出县城,他不知道南方是怎样的,那些拱桥、朗月、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都在电视里,父亲想过,有一日去南方走走。许多年前,父亲有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计划。那时候,父亲养着六口之家,他背着锤子、钢钎到几里地外的青林村砸石头,砸一块石头几元钱,一天砸个几十元。这些钱供我和弟弟读书,也裹着祖母的药罐子。我家院子的墙头上常年泊着熬过的草药渣子,房间被草药味浸泡着,父亲出去走走的想法,就仅是想一想而已。待祖母走了,几年后祖父也和祖母一样睡在山坡上。

读小学时,学校距离我们村子不远,不用父母送,和小伙伴一起走,父亲偶尔在村口站一站,迎一下。那阵儿,车没有现在这么多,日子虽然苦涩,一个村子牛马羊成群,大地长满庄稼,月亮星星也挨得那么近,屋里住着人,圈里住着牛马羊,父亲觉得世界多美好!

上中学是在六十里外的小县城,平时在学校住宿,周五黄昏坐

返程车回来拿下周的学杂费。父亲就多了心事,一到这一天,父亲门里一下,门外一下,搓着手走过来。吩咐母亲割点老韩做的豆腐,匀一块屠夫刘老四家的瘦肉。儿女们回家炖豆腐、包酸菜猪肉馅饺子吃。然后父亲到村口守着。父亲仁立在那棵百年大槐树下,掏出口袋里的烟包,捏一缕烟丝捻进纸里,划着火柴,悠悠抽起来。父亲和过往的街坊邻居打招呼,说几句话,眼睛却瞥着县城方向,来一辆客车,父亲紧张一次,手心攥着一把汗。父亲说不出为什么紧张。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在村口的草坪上捉虫子吃,父亲看一眼老母鸡,再看小鸡仔,兀自笑了,又暗暗叹息一声。周五那天,父亲来村口七八次,有时抽一支烟,有时在树底下坐一坐。县城到大槐树村的客车一天只有两辆。上午一趟,傍晚一趟。车里每每都是满员,我和弟弟基本是站着,挤出一身臭汗,归心似箭。

车转溪头,忽见,那棵老态龙钟的槐树下站着父亲。车一停,父亲笑吟吟走过来,见到我俩,父亲竟转过脸擦了擦眼睛。不知他在村口等了多久,父亲的嘴唇干巴巴的,头顶沾着几枚槐树叶儿。我轻轻帮父亲弹去落叶,夕阳的余晖将三人的身影拉得很很长……

家,热闹起来。父亲劈柴烧火,母亲包饺子、炖豆腐。周末在家,陪父亲母亲下地干活,锄草、施肥、给果树喷药、上山捡柴、起花生、挖土豆等等,父亲开心,我们也高兴。周日下午回学校,父亲推着独轮车,车上盛着我们的辣酱菜,一兜子苹果、梨、板栗,还有两包散发着母亲体温的饺子,一路烟丝捻进纸里,划着火柴,悠悠抽起来。父亲和过往的街坊邻居打招呼,说几句话,眼睛却瞥着县城方向,来一辆客车,父亲紧张一次,手心攥着一把汗。父亲说不出为什么紧张。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在村口的草坪上捉虫子吃,父亲看一眼老母鸡,再看小鸡仔,兀自笑了,又暗暗叹息一声。周五那天,父亲来村口七八次,有时抽一支烟,有时在树底下坐一坐。县城到大槐树村的客车一天只有两辆。上午一趟,傍晚一趟。车里每每都是满员,我和弟弟基本是站着,挤出一身臭汗,归心似箭。

车转溪头,忽见,那棵老态龙钟的槐树下站着父亲。车一停,父亲笑吟吟走过来,见到我俩,父亲竟转过脸擦了擦眼睛。不知他在村口等了多久,父亲的嘴唇干巴巴的,头顶沾着几枚槐树叶儿。我轻轻帮父亲弹去落叶,夕阳的余晖将三人的身影拉得很很长……

家,热闹起来。父亲劈柴烧火,母亲包饺子、炖豆腐。周末在家,陪父亲母亲下地干活,锄草、施肥、给果树喷药、上山捡柴、起花生、挖土豆等等,父亲开心,我们也高兴。周日下午回学校,父亲推着独轮车,车上盛着我们的辣酱菜,一兜子苹果、梨、板栗,还有两包散发着母亲体温的饺子,一路烟丝捻进纸里,划着火柴,悠悠抽起来。父亲和过往的街坊邻居打招呼,说几句话,眼睛却瞥着县城方向,来一辆客车,父亲紧张一次,手心攥着一把汗。父亲说不出为什么紧张。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在村口的草坪上捉虫子吃,父亲看一眼老母鸡,再看小鸡仔,兀自笑了,又暗暗叹息一声。周五那天,父亲来村口七八次,有时抽一支烟,有时在树底下坐一坐。县城到大槐树村的客车一天只有两辆。上午一趟,傍晚一趟。车里每每都是满员,我和弟弟基本是站着,挤出一身臭汗,归心似箭。

哪天花回去住一两日,母亲喜不自禁,立马问,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也就从接电话那天起,母亲操办我们爱吃的,排骨、酸菜、土豆、粉条,一趟一趟骑自行车去镇农贸集市买。有两次,单位突然加班,就赶紧通知母亲,电话那端,母亲闷闷不乐地说,“怎么不回来了?”言语间满是失落。

父亲没有走出小县城,他计划的远游就是一个梦。这个梦,我们想给他实现。可没等我和弟弟驾车带父亲出去走走,父亲却被查出患了癌症,立即做手术不能耽搁。父亲有生之年第一次坐高铁,是去城里医院就诊。

父亲离开大槐树村时,对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南大地该种玉米了,菜园的韭菜早点找塑料扣上,你的胃不要吃辣椒……母亲别过头,抹了把脸。父亲不清楚这一走,还能不能回大槐树村,他在自家的地里走了走,在碧流河边转了转,这才慢吞吞上了车。

走出大槐树村,父亲就像一个孩子,坐高铁、转客车、打的士,父亲茫然失措,我拉着父亲的手,一点也不敢松懈。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简直就是煎熬,父亲牵挂着大槐树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离开村庄,实际上我们都是一朵云,漂浮不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纵是有

北方冬月

(组诗)

姚翔宇

冬月

房檐上流苏般的冰柱
是笼子
一下一下
梳理着农家小院的悠闲

透过玻璃窗
你能看见窗台上三只小鸡
它藏起来的那只爪儿
昨天还在雪地上
画出小草和昆虫

而对面杏树上
悬挂的一串串玉米
因为母鸡的凝视
越发金黄

那个满身炕席花的小孩
此刻在炕头上托腮痴想
铅笔在田字格里
种下春天的鸟鸣

大雪帖

乌云从山的那边慢慢
伸到我看得见的天空
它可能要把天空的蓝
一点一点吞噬

不知道什么原因
邻村的狗叫个不停
惹得雀鸟也叽叽喳喳
裸露的田野是否期待
那条厚厚的棉被

我把镰刀、锄头和铁锨
放在那个空闲的木板房里
也会用抹布轻轻擦拭
被热气模糊的玻璃窗

北风如果再凛冽些

北风如果再凛冽些
树枝上最后几颗梨

就不会举着褐色的小灯笼
等着主人回家

林子里的山鸡和小兽
醉心绘画多年
央求雪来帮忙
雪地是一张宣纸

那个去城里看娃的主人
也不知道抽空回村瞅瞅
渐趋融化的雪地上
被小兽啃过的梨
还有被人遗忘的一串菇蔬

冬日的村庄

我总是会想起沟坎处的雪
长出了横看成岭的样子
它们在我们放学的路旁
竖起耳朵,不走漏一点风声

常老师和李老师走在前面
书包拍打着我们的屁股
在后面追赶
一条求学的路上
我们的身影
把雪花和风退还给天庭

那是鞋窝里冒汗
手背肿老高的日子
明明已经冻得嘶嘶哈哈
也要赖在村口瞅一会儿
赶着马车用鞭换柴的人
一眼没照顾到
他从兜子里
又掏出一个二踢脚

山岭

我总是看着
远处的山岭发呆
我承认这辈子翻不完
那一道道山岭
但我知道山岭那边
一定有人为我
托起落日

盼望一场雪

(外一首)

孙宏伟

在冬日
雨水落荒而逃
它已无法洗去
风尘仆仆的脚印
当最后一枚叶子
被北风剪掉
雪花就飘到了我的文字里
夜晚
我冻僵的思绪
已绕不开酒和火炉
童年和母亲
那时雪花晶莹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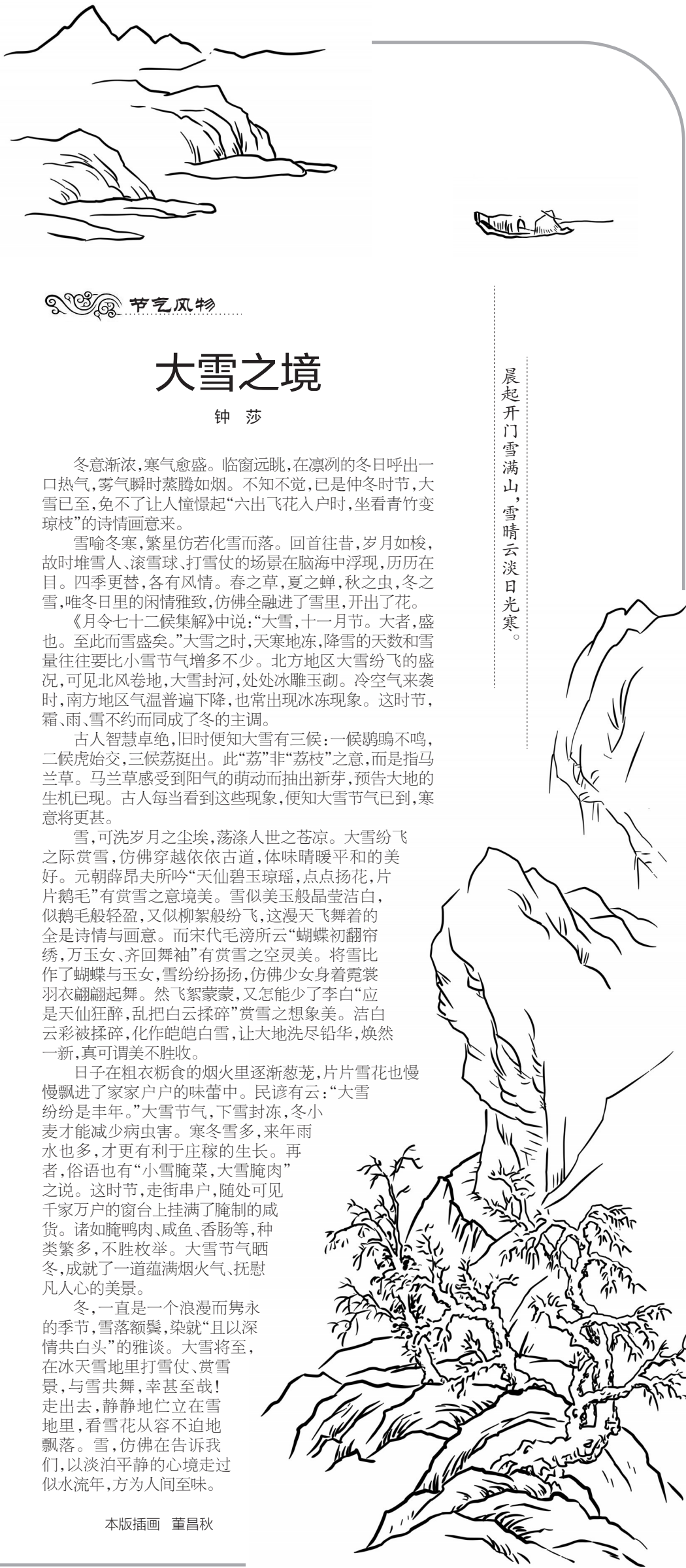
初冬素描

北风翻开最后一个季节
寒霜就推开了冬天的门扉

河水安静
做着冰冷的梦

一排排高高矮矮的树
此时已繁华脱尽
像一个个人
在宁静的冬日
隐藏着波涛

初冬
以大地为笺
雪当画笔
为冬描一幅水墨丹青
那时,我和雪花
分别蛰伏在各自的
纯洁和舞台中
分享辽阔



大雪之境

钟莎

冬意渐浓,寒气愈盛。临窗远眺,在凛冽的冬日呼出一口热气,雾气瞬时蒸腾如烟。不知不觉,已是仲冬时节,大雪已至,免不了让人憧憬起“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的诗情画意来。

雪喻冬寒,繁星仿若化雪而落。回首往昔,岁月如梭,故时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的场景在脑海中浮现,历历在目。四季更替,各有风情。春之草,夏之蝉,秋之虫,冬之雪,唯冬日里的闲情雅致,仿佛全融进了雪里,开出了花。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大雪之时,天寒地冻,降雪的天数和雪量往往要比小雪节气增多不少。北方地区大雪纷飞的盛况,可见北风卷地,大雪封河,处处冰雕玉砌。冷空气来袭时,南方地区气温普遍下降,也常出现冰冻现象。这时节,霜、雨、雪不约而同成了冬的主调。

古人智慧卓绝,旧时便知大雪有三候:一候鹖鸣不鸣,二候虎始交,三候荔挺出。此“荔”非“荔枝”之意,而是指马兰草。马兰草感受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预告大地的生机已现。古人每当看到这些现象,便知大雪节气已到,寒意将更甚。

雪,可洗岁月之尘埃,荡涤人世之苍凉。大雪纷飞之际赏雪,仿佛穿越依依古道,体味晴暖平和的美好。元朝薛昂夫所吟“天山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有赏雪之意境美。雪似美玉般晶莹洁白,似鹅毛般轻盈,又似柳絮般纷飞,这漫天飞舞的全是诗情与画意。而宋代毛滂所云“蝴蝶初翻帘绣,万玉女、齐回舞袖”有赏雪之空灵美。将雪比作蝴蝶与玉女,雪纷纷扬扬,仿佛少女身着霓裳羽衣翩翩起舞。然飞絮蒙蒙,又怎能少了李白“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赏雪之想象美。洁白云彩被揉碎,化作皑皑白雪,让大地洗尽铅华,焕然一新,真可谓美不胜收。

日子在粗衣粗食的烟火里逐渐葱茏,片片雪花也慢慢飘进了家家户户的味蕾中。民谚有云:“大雪纷纷是丰年。”大雪节气,下雪封冻,冬小麦才能减少病虫害。寒冬雪多,来年雨水也多,才更有利于庄稼的生长。再者,俗语也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之说。这时节,走街串户,随处可见千家万户的窗台上挂满了腌制的咸货。诸如腌鸭肉、咸鱼、香肠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大雪节气晒冬,成就了一道蕴满烟火气、抚慰凡人心的美景。

冬,一直是一个浪漫而隽永的季节,雪落鬓鬓,染就“且以深情共白头”的雅淡。大雪将至,在冰天雪地里打雪仗、赏雪景、与雪共舞,幸甚至哉!走出去,静静地伫立在雪地里,看雪花从容不迫地飘落。雪,仿佛在告诉我们,以淡泊平静的心境走过似水流年,方为人间至味。

本版插画 董昌秋